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八

唐白居易撰

碑志序記表讚論衡書

凡三十首

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  
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氣凝為性發為志散為文粹勝靈  
者其文冲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

蔚溫雅淵疏朗麗利檢不扞達不放古淡而不鄙新奇  
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居敬姓元名宗簡  
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  
著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賦述銘記書碣譜序  
七十五總七百六十九章合三十卷長慶三年冬疾彌  
篤將啓手無他語語其子途云吾生平酷嗜詩白樂天  
知我者我歿其遺文得樂天為之序無恨矣既而途奉  
理命號而告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牧杭州歲

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  
往復奔命不啻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故所託文久  
未果就及刺蘇州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因發閱篋裹  
睹居敬所著文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惜  
惻久之恍然疑居敬在旁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  
草序序成復視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黃壤詎知我白頭  
徒念君唯將老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  
軸金玉聲龍門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

之恭慎居處之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  
敦愛邱園之安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咏之態與人  
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  
序時寶曆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齋東  
牖下作序

海州刺史裴君夫人李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贊皇縣君李氏趙郡高邑人也六代祖素立安南  
都護五代祖休烈趙州刺史高祖諱至遠天官侍郎曾

祖畚國子司業祖諱承工部尚書河南觀察使考諱藩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贈戶部尚書夫人諱娥相國長女  
也適河東裴君克諒今為海州刺史一子曰鐵左衛騎  
曹參軍一女適隴西李遂遂為壽州錄事參軍由此而  
上得於國家史牒云夫人為相門女邦君妻不以華貴  
驕人能用恭儉克已撫下若子敬夫如賓衣食之餘旁  
給五服親族之饑寒者又有餘散霑先代僕使之老病  
者又有餘分施佛寺僧徒之不足者澣衣菲食服勤禮

法禮法之外諷釋典持真言棲心空門等觀生死故治家之日欣然自適捐館之夕恬然如歸寶歷三年三月一日疾終于海州官第其歲十一月十四日歸祔于某所先塋年五十有四夫人之從裴君也歷官九任凡三十一年族睦家肥輔佐之力也由此而上得於裴君狀云夫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枝茂噫李氏之世祿世德有所從來矧相國端方廉雅孝友忠肅自從事彭城登庸宰府不以夷險而遷其道宜乎居極位享名賢也夫人

敬恭勤儉柔順慈惠自女於室婦於家不以初終而怠  
其行宜乎啓封邑光德門也裴君修文達政潔已愛人  
自佐邑從軍連牧二郡不以寒暑而易其心宜乎荷百  
祿號良二千石也嗚呼非此父不生此女非是夫不稱  
是妻斯所謂類以相從合而具美者也論譔表誌其可  
闕乎銘曰

高邑之祥降于李氏相門之慶鍾于女子女子有行歸于  
裴君君亦良士宜賢夫人夫人雖歿風躅具存勒名泉



戶作範圍門

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崗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奉先寺祔其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圍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咒在中

記讚在下皆師所囑繫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  
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花經於釋巖既則戒學四分律於  
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  
經根論枝罔不通焉由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  
為通粹揭為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  
大德位莅法會主僧盟者二十二年勤宣佛令卒復祖  
業若貴賤若賢愚若小大中乘人游我門繞我座禮我  
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為儀言為法心為

道場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是耶同學  
大德繼居本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  
藏周常賁懷嵩圓恕圓昭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  
刻既成將師理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為記記既訖因  
書二四句偈以讚云

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為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闡維不  
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華嚴經社石記

有杭州龍興寺僧南操當長慶二年請靈隱寺僧道峯  
誦大方廣佛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聞廣博嚴淨事操  
歡喜發願願於白黑衆中勸十萬人人轉華嚴經一部  
十萬人又勸千人人諷華嚴經一卷每歲四季月其衆  
大聚會於是攝之以社齊之以齋自二年夏至今年秋  
凡十有四齋每齋操捧香跪啓於佛曰願我來世生華  
藏世界大香水海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如來前與  
十萬人俱斯足矣又於衆中募財置良田十頃歲取其

利永給齋用予前牧杭州時聞操發是願今牧蘇州時見操成是功操自詣蘇凡三請於予曰操八十一矣朝夕待盡恐社與齋來者不能繼其志乞為記誠俾無廢墜予即十萬人中一人也宜乎志而贊之噫吾聞一毛之施一飯之供終不壞滅況田千畝齋四時用不竭之征備無窮之供乎噫吾聞一願之力一偈之功終不壞滅況十二部經常出於千人口乎況十萬部經常入於百千人耳乎吾知操徒必果是願若經之句義若經之

功神則存乎本傳若社人之姓名若財施之名數則列于別碑斯石之文但叙見願集來緣而已寶曆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

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  
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  
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  
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  
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  
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  
清香寢為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  
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志偶書石背

且償其初心焉寶歷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吳興靈鶴贊

事具黃錄  
齋記中

有鳥有鳥從西北來丹腦火綴白翎雪開遼水一去緱  
山不迴噫吳興郡孰為來哉寶歷之初三元四齋天無  
微臆地無纖埃當白晝下與紫雲偕三百六十拂壇徘徊  
上昭玄貺下屬仙才誰其居之太守姓崔

錢塘湖石記



錢塘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塘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窻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秋多旱若隄防如

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闕

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係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自錢塘至鹽

官界應溉夾官河田湖放湖入河從河入田淮鹽鐵使  
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本水尺寸往  
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隄高加數尺水亦隨  
加即不啻足矣晚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  
有餘矣

雖非澆田時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

俗云決放湖水不

利錢塘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云魚龍無所託

或云菱芡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芡與稻  
梁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  
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  
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況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  
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  
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  
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十數頃  
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

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笕并諸小笕闔非澆田時並須  
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  
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  
為之防其笕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  
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笕洩之防堤潰也

大約水去石函  
口一尺為限過

此須  
泄之

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

者要知故書于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  
二月十九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蘇州刺史謝上表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臣以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條祇命荷恩以感以懼臣某誠歡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膺歷數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勤恤黎元實陛下慎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幸免敗闕實無政

能已蒙寵榮入改官相今奉恩寄又分郡符獎飾具載  
於詔中慶幸實生於望外況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  
諸州蘇窳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  
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  
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敢不誓心必擬夕惕夙興焦心  
苦節唯詔條是守唯人瘼是求諭陛下憂勤之心布陛  
下慈和之澤則涵育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  
微臣式希報政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

答無任慙惶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三教論衡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畧錄大端不可具載

第一座 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

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弘

元

序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談  
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  
此義伏計聖聽猗聞此談臣故畧而不言唯序慶誕贊  
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葉太  
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  
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  
帝陛下臣妾四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己慈儉以養人



戎夏又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嘉辰開達四聰闡  
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猥登講座天顏  
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  
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大衆中能獅子吼所謂彼上  
人者難為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  
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休法師所問毛師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為四科

何者為六義其名與數請為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四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學科則有子游

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名數今已區別四科  
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師本教佛法中比方即  
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  
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萬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  
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  
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  
者六波羅密六波羅密者即檀波羅密尸波羅密羼提  
波羅密毗梨耶波羅密禪定波羅密般若波羅密以唐

言譯之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  
科可比六度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  
弟子即迦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  
律優波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  
門釋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  
謂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為何如  
更有所疑請以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孝者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於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為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為終始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栖栖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為萬代之教其次則

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  
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  
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  
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游歷聘自衛反魯  
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  
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  
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為萬代之疑  
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

問僧

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  
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  
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如何得知其義難明請言要旨

僧答  
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

僧答  
不錄

###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太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鼎足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迪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真學奧秘為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易竊覽道



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冀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常聞此語未究

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畧

道士答  
不錄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畧則聞命矣敢問

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為此經誰

得此道將明事驗幸為指陳

道士答  
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即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

何人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即千萬人悅何以明之

設如人有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設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即禮也禮即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敷之次多自敘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聰不敢自叙謹退

沃洲山禪院記

沃洲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洲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

石橋溪溪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  
之從父母者不可勝數東山水越為首剡為面沃洲  
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  
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  
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道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  
開威蘊崇實光識裴藏濟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  
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度殷融郗超孫綽桓彥表  
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袁彥伯王蒙衛玠謝萬

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游焉或止焉故道猷詩  
云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茆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  
謝靈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  
期安可尋蓋人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寢  
荒靈境寂寥罕有人游故詞人朱放詩云月在沃洲山  
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住沃洲此皆愛而  
不到者也太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茲山見  
道猷支竺遺蹟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

時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為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干間夏臘之僧歲不下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有緣耶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乞為禪院記云



昔道猷肇開茲山後寂然嗣興茲山今日樂天又垂文  
茲山異乎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修香山寺記

洛都四野山水之勝龍門首焉龍門十寺觀遊之勝香  
山首焉香山之壞久矣樓亭寯崩佛僧暴露士君子惜  
之予亦惜之佛弟子恥之予亦恥之頃予為庶子賓客  
分司東都時性好閒遊靈跡勝概靡不周覽每至茲寺  
慨然有葺完之願焉迨今七八年幸為山水主是償初

心復始願之秋也似有緣會果成就之噫予早與故元  
相國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冥心於因果之際去年秋  
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輿  
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謝文之贄  
來致於予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至洛  
往返再三訖不得已迴施茲寺因請悲知僧清間主張  
之命謹幹將士復掌治之始自寺前亭一所登寺橋一  
所連橋廊七間次至石樓一所連廊六間次東佛龕大

屋十一間次南賓院堂一所大小屋共七間凡支壞補缺壘墮覆漏朽壤之功必精赅聖之飾必良雖一日必葺越三月而就譬如長者壞宅鬱為導師化城於是龕像無燥溼陟泐之危寺僧有經行宴坐之安遊者得息肩觀者得寓目關塞之氣色龍潭之景象香山之泉石石樓之風月與往來者耳目一時而新士君子佛弟子豁然如釋憾刷恥之為清閒上人與予及微之皆夙舊也交情願力盡得知之憾往念來歡且贊曰凡此利益

皆名功德而是功德應歸微之必有以滅宿殃薦冥福也予應曰嗚呼秉此功德安知他劫不與微之結後緣於茲土乎因此行願安知他生不與微之復同遊於茲寺乎言及於斯漣而涕下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薦李宴韋楚狀

朝議大夫前使持節海州諸軍事守海州刺

史上柱國李宴

右前件官比任海州刺史被本道節度使配諸州稅麥  
一例加估徵錢宴頻申奏恐損百姓本使稱用軍事切  
不得已而從之及被人論朝廷勘覆責不聞奏除替削  
階在法誠合舉行於宴即為獨屈況宴累為宰牧皆著  
良能清白公勤頗聞於衆自經停罷已涉三年退居洛  
陽窮餓至甚身典三郡家無一金據此清廉別堪優獎  
又建中初李正已與納連反汴河阻絕轉輸不通宴先  
父洎即正已堂弟為徐州刺史當畔亂之時洎以一郡

七城歸國効順棄一家百口任賊誅夷開運路之咽喉  
斷兇渠之右臂遂使逆謀大挫妖寇竟消從此徐州埆  
橋至今永為內地如洧之子實可念之臣以洧之忠功  
不可忘宴之吏材不可棄伏希聖念量授一官庶使廉  
吏忠臣間之有所激勸

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右件人隱居樂道獨行善身斂跡市朝息機名利況家  
傳簪組兄在班行而楚獨棲山卧雲練氣絕粒滋味不

接於口塵埃不染其心二十餘年不改其樂志齊箕頴  
節類顏原搢紳之間多所稱歎臣為尹正合具薦論雖  
飛鴻入冥自忘飲啄而白駒在谷亦貴繫維儻蒙寘彼  
周行縻之好爵降羔鴈之禮命助鸛鷺之羽儀足以厚  
貞退之風遏躁進之俗茲亦盛事有裨聖朝

以前件如前臣伏以念功振滯前王之令猷貢士推能  
長吏之本職其李宴韋楚並居府界不踐公門臣實諳  
知輒敢論薦有涉塵瀆無任兢惶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太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

與劉蘇州書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以  
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  
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  
續前言之戲耳試為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  
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

事具集  
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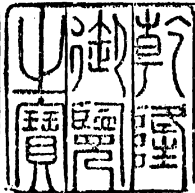
去年冬夢得

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



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僕稅駕十五日朝  
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  
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為少年  
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千里舍此何以啓齒而  
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  
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  
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  
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

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  
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  
始居易頓首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查瑩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sub>臣</sub>吳裕德

謄錄監生<sub>臣</sub>范墉

欽定四庫全書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九

唐白居易撰

碑序解祭文記

凡十  
二首

故饒州刺史吳府君神道碑銘

并序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困山林擯血屬亦非達也若有人與羣動處一代間彼為我我為我不自潔不自汙不自得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沈消息無往而不自得

者非達人乎吾友吳君從事於斯矣君諱丹字真存太子通事舍人覽之曾孫睦州司馬庶之孫太子宫門郎贈工部尚書銓之長子以進士第入官官歷正字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殿中侍御史太子舍人水部庫部員外郎都官駕部郎中諫議大夫大理少卿饒州刺史職歷義成軍節度推官浙西道節度判官潼關防禦判官鎮州宣慰副使匭函使階至中大夫勳至上柱國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寶歷元年六月某日薨於饒州官

次其年十月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仁和鄉北原從遺  
志也君生四五歲弄泥沙時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八  
九歲弄筆硯時所出言輒類詩家篇章不自知其然蓋  
宿集儒玄之業明矣既冠喜道書奉真籙每專氣入靜  
不粒食者累歲顓氣充而丹田澤飄然有出世心既壯  
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瞽瞍慄慄不忍見其飢  
寒慨然有干祿意乃曰肥遁不可以立訓吾將業儒以  
馳名名競不可以恬神吾將體玄以育德凍餒不可以

安道吾將強學以徇祿祿位不可以多取吾將知足而  
守中由是去江湖來京師求名得名求祿得祿身榮家  
給之外無長物無越思素琴在左黃庭在右澹乎自處  
與天和始終歷仕途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  
家累無子孫憂屈伸寵辱委任而已未嘗一日戚戚其  
心至于歸全反真故予所謂達人之徒與信矣仲弟湖  
州長史某以兄辱與其兄游既為同門生又為同舍郎  
周知初終託為碑記噫先生之道吾能引古以明之銘



曰

漢中大夫東方曼倩夏侯湛高之作廟貌讚唐中大夫  
真存先生白樂天知之作神道銘嗚呼二大夫異代而  
同途其皆達者乎

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經碑文

碑在石壁東次石壁在廣德法華院西南隅院在重玄  
寺西若干步寺在蘇州城北若干里以華言唐文譯刻  
釋氏經典自經品衆佛號以降字加金焉夫開士悟入

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于妙法  
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  
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  
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  
波羅密經凡九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  
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  
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  
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

百九十言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  
一百五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  
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是石  
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常厚尺有咫有石蓮敷覆  
其上下有石神固護其前後水火不能燒漂風日不能  
搖消所謂施無上法盡未來際者也唐長慶二年冬作  
太和三年春成律德沙門清晃矢厥謀清海繼厥志門

弟子南容成之道則終之寺僧契元捨藝而書之郡守  
居易施詞而讚之讚曰

佛涅槃後世界空虛惟是經典與衆生俱說有人書貝  
葉上藏檀龕中非堅非久如蠟印空假使人刺血為墨  
剝膚為紙即壞即滅如筆畫水噫畫水不若文石印蠟  
不若字金其功不朽其義甚深故吾謂石經功德契如  
來付囑之心

池上篇

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

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  
島逕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一車泊臧獲之習筦  
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  
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  
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  
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  
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矣  
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

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  
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  
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  
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  
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  
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  
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

馬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  
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  
孥熙熙雞犬間間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因繼集重序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  
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一

因繼之  
解具微

之前  
序中今年予復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

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為因繼集卷之二卷末批云



更揀好者寄來蓋示餘勇摩礪以須我耳予不敢退舍  
即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雖不得好且以  
供命夫文猶戰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微之轉戰  
追茲三矣即不知百勝之術多多益辦耶抑又不知鼓  
衰氣竭自此為遷延之役耶進退惟命微之微之走與  
足下和答之多從古未有足下雖少我六七年然俱已  
白頭矣竟不能捨章句拋筆硯何癖習如此之甚歟而  
又未忘少年時心每因唱酬或相侮謔忽忽自哂況他

人乎因繼集卷且止於三可也忽恐足下懶發不能成  
就至三前言戲之者姑為巾幗之挑耳然此一戰後師  
亦老矣宜橐弓匣刃彼此與心休息乎和晨興一章錄  
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書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  
序

劉白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  
往往犯之夫合應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欲罷

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相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  
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太和三  
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扶  
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  
卷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  
附兩家集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  
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  
吟咏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

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  
吳越間亦不幸也今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夢  
得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  
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  
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謂神妙在在處處應  
當有靈物護之豈惟兩家子姪秘藏而已已酉歲三月  
五日樂天解

祭中書韋相公文

維太和三年歲次己酉六月己酉朔三十日戊寅中大  
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茶果之奠致祭于故  
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空韋公德載維公忠貞大節輔  
弼嘉謨倚注深恩哀榮盛禮伏見冊贈制中已詳惟公  
世祿官業家行士風茂學清詞沖襟宏度伏見碑誌文  
中已詳此不重書但申夙願公佩服世教棲心空門外  
為君子儒內修菩薩行常接餘論許追高蹤元和中出

守開忠二郡日公先以喻金鑛偈相問往復再三由是法要心期始相會合長慶初俱為中書舍人日尋詣普濟寺宗律師所同受八戒各持十齋由是香火因緣漸相親近及公居相位走在班行公府私家時一相見佛乘之外言不及他誓趨菩提交相度脫去年臘月勝業宅中公云必結佛緣無如願力因自開經篋出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十願品一通合掌焚香口讀手授云自持護始傳一人曾未經旬公即捐館追思覆視似不偶然

今即日於道場齋心持念一願一力如公在前以至他  
生不敢廢墜若與公同科第聯官寮奉笑言蒙推獎窮  
通榮悴之感離合存歿之悲盡成虛空何足言歎今茲  
薦奠不設簞腥庶幾降臨鑒察精意噫浮生是幻真諦  
非空靈鷲山中既同前會兜率天上豈無後期嗚呼韋  
君先後間耳伏惟尚饗

祭弟文

維太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

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  
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繫酷如昨俯及歲暮  
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裂肝心痛  
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  
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去年春授秘書  
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無  
生意豈有宦情所以僂俛至今待終龜兒服制今已請  
長告或求分司即擬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



行養病撫孤聊以終老合家除蘇蘇外普足通健龜兒  
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二三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  
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窮獨而已茶郎叔母以下  
並在鄭滑職事依前蘄蘄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至  
飢凍遙憐在符離庄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場官各  
知平善骨兜竹石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齋祥日  
各放從良尋收膳娘新婦看養下邳楊琳庄今年買了  
并造院堂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

宅今亦買訖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為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迹無不宛然惟是鬼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每讀一篇血滴文字擬憑崔二十四舍人譔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傳前年以來合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饗奠復嘗求無不諭音容潛歿已久乃至夢寐相見全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覺知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闇筋力日衰黃

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爾無下邳  
北村爾塋之東是吾他日歸全之位神縱不合骨且相  
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奠筵將徹悻悻欲收此生  
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  
碎猶冀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尚饗

祭李司徒文

維太和四年歲次戊戌七月癸酉朔十九日辛卯中大  
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內從表弟朝請大夫守少府監上柱國李翱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相國興元節度贈司徒李公惟公  
之生樹名制節忠貞諒直天下所仰惟公之歿遭罹禍  
亂冤憤痛酷天下所知雖千萬其言終不能盡故茲奠  
次但寫私誠居易應進士時以鄙劣之文蒙公稱獎在  
翰林日以拙直之道蒙公扶持公雖徇公愚則受賜或  
中或外或合或離契濶綢繆三十餘載至於豆觴之會  
軒蓋之游多奉光塵竄承歡惠眷遇既深於常等痛憤

實倍於衆情永訣奈何長慟而已  
鞠情兼中外分辱眷  
知綿以歲時積成交舊敢申薄奠  
庶鑒微忠嗚呼哀哉  
伏惟尚饗

祭微之文

維太和五年歲次己亥十月乙丑朔十日辛巳中大夫  
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白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鄂岳節  
度使贈尚書右僕射元相微之惟公家積善慶天鍾粹

和生為國禎出為人瑞行業志略政術文華四科全才  
一時獨步雖歷將相未盡暮猷故風華但樹於藩方功  
利不周於夷夏噫此蒼生之不遇也在公豈有所不足  
耶詩云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又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此古人哀惜賢良之懇辭也若情理憤痛過於斯者則  
號呼抑鬱之不暇又安可勝言哉嗚呼微之貞元季年  
始定交分行止通塞靡所不同金石膠漆未足為喻死  
生契濶者三十載歌詩唱和者九百章播於人間今不

復敘至於爵祿患難之際寤寐憂思之間誓心同歸交  
感非一布在文翰今不重云唯近者公拜左丞自越過  
洛醉別愁淚投我二詩云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  
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曰自識  
君來三度別這回白盡老鬢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  
後回相見無吟罷涕零執手而去私揣其故中心惕然  
及公捐館於鄂悲訃忽至一慟之後萬感交懷覆視前  
篇詞意若此得非鬼兆先知之乎無以繼寄悲情作哀

詞二首今載於是以附奠文其一云八月涼風吹白幕  
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弔唯道皇天無所知  
其二云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哭送咸陽  
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嗚呼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  
訣絃筆而絕其今日乎嗚呼微之三界之間誰不生死  
四海之內誰無交朋然以我爾之身為終天之別既往  
者已矣未死者如何嗚呼微之六十衰翁灰心血淚引  
酒再奠撫棺一呼佛經云凡有業結無非因集與公緣



會豈是偶然多生以來幾離幾合既有今別寧無後期  
公雖不歸我應繼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  
乎嗚呼微之言盡於此尚饗

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陵崔府君

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字某古太嶽脣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際因生  
為姜姓暨周封齊分類曰崔氏長源遠派大族清門珪  
組賢俊準繩濟美斯崔氏所以綿千祀而甲百族也隋

散騎常侍諱洽六代祖也唐冀州武強令諱紹曾祖也  
監察御史諱預王父也常州江陰令育皇考也公幼以  
門蔭子補太廟齋郎初調授汝州葉縣尉再調改宋州  
單父尉時天寶末盜起燕薊毒流梁宋屠城殺吏如火  
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感激奮發仗順興兵挫敗  
賊徒保全鄉縣拳勇之旅歸之如雲方欲糾合貔虎毆  
誅虵豕京觀羣盜金湯一方本道節度使竒之將議上聞  
會有同事者爭功陰相傾奪公超然脫屣遂以族行東

游江淮安時侯命屬吳王出閣領鎮求才撫人常聞公  
名試以吏事遂表請為宋城尉事舉移假漣水令賞緋  
魚袋縣政修轉常州錄事參軍糾察課賦浙東採訪使  
聞之奏授越州餘姚令吏畏人悅歲末滿浙西採訪使  
知之奏改湖州長城令長城之理又加於前二邑焉政  
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身興元元年疾歿  
於宋太和五年遷葬於洛享年若干詔贈尚書戶部侍  
郎夫人隴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為人

儀表魁梧氣概倜儻負不羈之才慕非常之功始發軔於單父志立而功不就終稅駕於長城道行而位不達善慶所積實生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以學發身以文飾吏以幹蠱克家以忠壯許國典十郡領二鎮再釐東土追命上公雖天與之位亦由公義方之訓輔而成焉大丈夫貯蓄財術樹置功利鉉鉉富貴焯燿邦家不當其身而得於後父析子荷相去幾何嗚呼崔公何不足之有按國典官五品以上墓廟得立碑又按喪

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其孫彥防彥佐等奉父  
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銘于碑銘曰

天無全功賢無全福既享天爵難兼世祿矯矯崔公道  
積厥躬大志長畧卷于懷中黃綬過寇思奮奇功銅印  
字人躬行古風才高位下步濶途窮竟戢羽翮不展心  
胸天道有知善積慶終昭哉報施其在司空

大唐泗洲開元寺臨壇律德徐泗濠三州僧正

明遠大師塔碑銘

并序

娑婆世界中有釋迦如來出為上首如來滅後像法中  
或羅漢僧或菩薩僧在在處處出為上首佛道未喪間  
生其人故泗州開元寺臨壇律德大師實一方上首也  
大師醮郡鄴人世姓暴氏僧號明遠七歲依本郡需禪  
師出家十九從泗洲靈穆律師受具戒五夏通四分律  
俱舍論乃升講座乃登戒壇元和元年衆請充當寺上  
座明年官補為本州僧正統十二部開元寺北地二百  
步作講堂七間僧院六所又淮泗間地旱多雨潦歲有

水害師與郡守蘇遇等謀於沙湖西隙地創避水僧坊  
建門廊廳堂厨廐二百間植松杉楠檉檜一萬本由是  
僧與民無墊溺患旋屬災焚本寺寺殲像滅僧潰者數  
年師與徐州節度使王侍中有緣

侍中名智典

遂合願叶力

再造寺宇乃請師為三郡僧正奏乞連置戒壇因其施  
利廓其規度侍中又以家財萬計助而成之自殿閣堂  
亭廊庖廩藏洎僧徒賦獲傭保馬牛之舍凡二千若干  
百十間其中像設之儀器用之具一無闕者長慶五年

春作太和元年秋成輪奐莊嚴星環綦布如自地踊若  
從天降供施無虛日鐘梵有常聲四衆知歸萬人改觀  
於是增上慢者起敬種善根者發心利喜饒益巨能具  
舉若非大師於福智僧中而得第一若非侍中於敬信  
人中亦為第一則安能大作佛事而中興像教者乎故  
如來所謂我滅後我法傳授於弟子囑於大臣斯言信  
矣師以太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齋時終於本寺本院  
是月二十九日道俗衆萬輩恭敬悲泣備涅槃威儀遷



全身歸于湖西塼塔遵本教而奉先志也報年七十僧  
臘五十有一始出家訖于遷化志業行願道力化緣引  
而伸之隨日廣大前後臨戒壇者八登律座者十有五  
僧尼得度者三萬衆江淮行化者四十年或疑是人如  
來所使羅漢菩薩吾焉知之初大師以功德為心既成  
而化侍中以譔錄見託未就而薨今按弟子僧僧亮元  
素行狀序而銘之嗚呼所以滿大師之願終侍中之志  
也銘曰

平地踊塔多寶示現險路化城導師方便翳我大師亦  
有大願像法是弘塔廟是建佛人交接兩得相見法有  
毗尼象有僧尼承教於佛得度於師宣傳戒藏振起律  
尼四十餘載勤而行之福德如空不可思議緣合而來  
功成而去知性不動色身無住示有遷化非實滅度表  
塔勒銘門人戀慕

東都十律大德長聖善寺鉢塔院主智如和尚

茶毗幢記

浮圖教有茶毗威儀事具涅槃經陀羅尼門有佛頂呪  
功德事具尊勝經經文甚詳此記不載今但載大師僧  
行佛事興建幢義趣而已大師姓吉號智如絳郡正平  
人自孩及童不飲酒不茹葷不食肉不兒戲年十二授  
經於僧皎二十二受具戒於僧晤學四分律於曇徒含切  
濬律師通楞伽思益心要於法凝大師貞元中寺舉省  
選累補昭成敬愛等五寺開法臨壇大德由是行寢高  
名寢重僧尼輩請以聖善寺勅置法寶嚴持院處之居

十年而法供無虛日律講無虛月使疑者信墮者勤增  
上慢者退僧風驟變佛事勃興實我師傳授誘誨之力  
也太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終於本院報年八十六  
僧夏六十五明年正月十五日合都城道俗萬數具涅槃  
儀移窆於龍門祖師塔陂又明年某月某日用闍維  
法遷柩于奉先寺祖師塔西而建幢焉噫大師自出家  
至即世前後講毗尼三十會度覓筆切芻百千人秉律  
登壇施法行化者五十五載而身相長大面相端嚴心

不放逸口無戲論四部瞻仰敬而畏之矧又以直心坐  
道場以密行傳法藏為東王城十大德首為南瞻部八  
關戒師名冠萬僧利及百衆所謂提智慧劍破煩惱賊  
搃能加切無畏鼓降內外魔凜乎佛庭之直臣鬱乎僧壇

之大將者也初師之將遷化也無病無惱宴坐齋心領  
一童詣諸寺遇像致敬逢僧與遊口雖不言心若默別  
後數日而化識者異之及臨盡滅也告弟子言我歿後  
當依本院先師遺法勿塔勿墳唯造佛頂尊勝陀羅尼

經一幢置吾茶毗之所吾形之化吾願常在願依幢之  
塵之影利益一切衆生吾願足矣今院主上首弟子振  
公洎傳法受遺侍者弟子某等若干人合力建幢以畢  
師志振輩以居易辱為是院門徒者有年矣又十年以  
還蒙師授八關齋戒見託為記附于真言蓋欲以奉本  
教而滿先願尋往因而集來果也欲重宣此義以一偈贊  
之偈云

幢功德甚大師行願甚深孰見如是幢不發菩提心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白氏長慶集卷七十

唐白居易撰

銘誌贊序祭文記辭傳

凡十八首

酒功贊

并序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贊以繼之其詞云

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為酒孕和產靈孕和者何濁

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為溫產靈者何清醪一酌離人

遷客轉憂為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醪

他禮醪洪切孤

切沆

何黨切

漑

何戒切

沃諸心胷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

百慮齊息時乃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唐故武昌軍節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

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

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稹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昌平  
公五代祖弘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曾祖延  
景岐州參軍祖諱悝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考諱寬比  
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  
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第四子後魏昭成皇帝  
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  
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試判入四等署秘書校  
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

月閒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  
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不能起服  
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平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  
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塗山甫等八十八家  
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  
朝廷病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  
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死其  
樞秉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登府不

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  
封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者數十事或奏或  
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咸不快意  
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  
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嗾坐公專逞作威黜為江陵士曹  
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號州長史長慶初穆  
宗嗣位舊間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  
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於工

俗自公下筆俗一變至於雅三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  
上嘉之數召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紫  
金魚袋翰林學士承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已志答君知無何有憊  
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  
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  
歲收羨財千萬以補亡戶逋租其餘因弊制事贍上  
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

之者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詔使導呵

揮鞭有見血者路闢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

淡蚶

呼甘切

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

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  
路歌舞之明年辨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  
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命吏課七郡人各築陂塘  
春貯水雨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  
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之示旌寵又

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于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贈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韶田卿切齒初謹切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裏事裴夫人韋氏長女



暨諸孤等號護廬

慈良切

嬰

即涉切

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

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從先宅兆也公著文一百  
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號類  
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  
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  
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  
出無脛而走疾于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  
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于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

舉耳抑天不與耶將人不幸耶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斑白而歸來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于舉一職不布于庶官仁義之澤止于惠一方不周于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書銘于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  
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嗟乎哉道廣  
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諱玄亮字晦叔其  
先出於炎帝至裔孫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漢初始  
分為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後稱博陵人曾祖悅洛州司  
戶參軍贈太子少保祖光迪贈贊善大夫考杭揚州司

馬兼通事舍人贈太子少師妣太原王氏贈晉陽郡太夫人公即少師季子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宣越二府奏授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徵授監察轉殿中歷侍御史膳部駕部員外郎洛陽令密州刺史公既至密密民之凍餒者賑卹之疾疫者救療之各額切未殯者命葬藏之男女過時者趨讀曰促嫁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于謠詠換歙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歙民畜馬牛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為

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寧息貨易一無所問先是歛民  
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跋涉勤苦不支公許其計斛  
納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  
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  
史政如密歛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  
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人不飢罷  
氓賴之如依父母入為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謝病不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屢上封章言

行職舉上召對加金紫以獎之假貂蟬以寵之未幾朝  
有大獄人心惴駭勢連中外衆以為冤百辟在廷無敢  
言者公獨進及雷力救切危言觸鱗天威赫然連叱不去  
遂置笏伏陛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竟不屈上意稍悟  
容而聽之卒使罪疑惟輕實公之力既而真拜因旌  
忠臣由是正氣直聲震耀朝右搢紳者賀皆曰國有人  
焉國有人焉公以為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決就長  
告徑遵歸路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公

濟源有田洛下有宅勸誨子弟招邀賓朋以山水琴酒  
自娛有終焉之志無何又除虢州刺史蓋執政者惜其  
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太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  
于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周行士林間  
者相弔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遺直遺愛公魚有焉嗚呼  
公之將終也遺誡諸子其書大畧云吾年六十六不為  
無壽官至三品不為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自天寶  
已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京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

不遷我歿宜歸全于溢

扶古切

陽先塋正首邱之義也送

終之事務從儉薄保家之道無忘孝悌吾玉磬琴留別

樂天請為墓誌云爾夫人范陽盧氏先公而歿有子九

人長曰煜

於云切

通事舍人次曰芻言罕言舉進士次曰

緩中年尉其下皆幼稚煜等哀毀孝敬號護輻

乳究切

翼

即涉切

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葬之禮歸窆于磁州

昭義縣磁邑鄉北原遷盧夫人而合祔焉遵理命也公

之丁少師憂也退居高郵其地卑溼泣血卧苦者三載



因病痺其兩股焉逮于終身竟不能趨拜從祖弟仁亮  
竄謫巴南歿而後歸公先命長男煜護喪歸葬後命幼  
子聰繼絕承祧自宗族及朋執間有死無所歸孤無所  
依者公或葬之祭之或衣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齊二  
家之類是也故閨門稱其孝羣從仰其仁交游服其義  
可不謂德行乎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詞賦舉進士登  
甲科以書判調天官八上等前後文集凡若干卷尤工  
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著述作者許之

可不謂文學乎公之典密歛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謂政  
事乎居大諫騎省也忠謹如此可不謂言語乎公夙慕  
黃老之術齋心受籙伏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膚  
體顏色水清玉溫未識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 在湖三  
歲歲修三元道齋輒有彩雲靈鶴迴翔壇上久之而去  
前後致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十其內修外感  
也如此可不謂通於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  
相為心地以不二為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

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簣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  
自安仍於遺疏之末手筆題云暫榮暫悴敲石火即空  
即色眼生花許時為客今歸去大歷元年是我家解空  
得証也又如此可不謂達于佛性乎總而言之故曰通  
四科達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與公游者三十餘年年  
老分深定為執友況奉遺札託為斯文且慙鄙陋不敢  
辭讓銘曰

湓山之陽鼓山之下吉日吉土載封載樹嗚呼博陵崔

君之墓

唐故溧水縣令太原白府君墓誌銘

并序

公諱季康字某太原人秦武安君起之裔胄北齊五兵  
尚書建之五代孫也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  
志善尚衣奉御父諱鱗

離珍切

揚州錄事參軍公即錄事

府君次子歷華州下邳尉懷州河內丞徐州彭城令江  
州潯陽令宿州虹縣令宣州溧水令没于官舍明年某  
月某日歸葬于華州下邳縣某鄉某原享年若干嗚呼

公為人溫恭信厚為官貞白嚴重友于兄弟慈于子姪  
鄉黨推其行交游讓其才自尉下邳至宰漂水皆以潔  
廉通濟見知郡守流譽於朋寮才不偶時道屈於位而  
徒勞於州縣竟不致于青雲命矣夫哀哉公前夫人河  
東薛氏先公若干年而沒生二子一女女號鑒虛未笄  
出家長子某杭州於潛尉次子某睦州遂安尉後夫人  
高陽敬氏父諱某某官生一子二女女皆早夭子曰敏  
中進士出身前試大理評事歷河東鄭滑邠寧三府掌

記夫人在室以孝敬奉親為淑女既嫁以柔和從夫為  
順婦及主家以慈正訓子為賢母故敏中遵其教飭其  
身升名甲科歷聘公府以文行稱於衆以祿養榮於親  
雖自有兼才然亦由夫人訓導之所致也夫人以太和  
七年正月某日寢疾終于下邳別墅享年若干明年  
某月某日啓漂水府君薛夫人宅兆而合祔焉禮也時諸  
子盡歿獨敏中號泣襄事託從祖兄居易銘于墓石銘  
曰

繫我叔父漂水府君治本於家事施政於縣民繫我叔  
母高陽夫人德修於室家慶積於閨門訓著趨庭善彰  
卜鄰故其嗣子休有令聞

### 序洛詩

序洛詩白樂天自序在洛之樂也予歷覽古今歌詠自  
風騷之後蘇李以還

李陵蘇武始  
為五言詩

次及鮑謝徒迄于李杜

輩其間詞人間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鉅萬觀其所自  
多因讒寃逐征戍行旅凍餒病老存歿別離情發於

中文行於外故憤憂怨傷之作通計今古什八九焉世所謂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於斯見矣又有以知理安之世少離亂之時多亦明矣予不佞喜文嗜詩自幼及老著詩數千首以其多矣故章句在人口姓氏落詩流雖才不逮古人然所作不啻數千首以其多矣作一數奇命薄之士亦有餘矣今壽過耳順幸無病苦官至三品免罹飢寒此一樂也太和二年詔授刑部侍郎明年病免歸洛旋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居二年就領河



南尹事又三年病免歸履道里第再授賓客分司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間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閒文之以觴詠絃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予嘗云治世之音安以樂閒居之詩泰以適苟非理世安得閒居

故集洛詩別為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閒居泰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

畫彌勒上生幀

側逆切 讚并序

南瞻部州大唐國東都城長壽寺大慈芻道高存一惠闕等六十人與優婆塞士良惟儉等八十人以太和八

年夏受八戒修十善設法供捨淨財畫兜率陀天宮彌勒上生內衆一鋪眷屬圍繞相好莊嚴於是嵩等曲躬

合峯焚香作禮發大誓願願生內宮劫劫生生親近供  
養按本經云可以除九十九億劫生死之罪也有彌勒  
弟子樂天同生願遇是緣爾時稽首當來下生慈氏世  
尊足下致敬無量而說讚曰

百四十心合為一誠百四十口發同一聲仰慈氏名願  
我來世一時上生

繡西方幘讚

并序

西方阿彌陀佛與閻浮提有願此土衆生與彼佛有緣

故受一切苦者先念我名祈一切福者多圖我像至於  
應誠來感隨願往生神速變通與三世十方諸佛不侔  
噫佛無若干而願與緣有若干也有女弟子弘農郡君  
姓楊號蓮花性發弘願捨淨財繡西方阿彌陀佛像及  
本國土眷屬一部奉為故李氏長姊楊夫人滅宿殃追  
冥祐也夫範銅設繪不若刺繡文之精勤也想形念號  
不若覩相好之親近也即造之者誠不得不著感不得  
不通受之者罪不得不滅福不得不集爾時蓮花性焚

香合掌跪唱贊云

金方剎金色身資聖力福幽翬造者誰弘農君受者誰  
楊夫人

祭崔相公文

維太和六年歲次壬子十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中  
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相國  
吏部尚書贈司空崔公敦詩惟公德望事業識度操履

為時而生作國之紀嚴廊匡輔藩部政治父母黎元股肱天子斯皆談在人口播於人耳今所敘者眷知而已嗚呼自古及今實重知音故詩美伐木易稱斷金始愚與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面因事知心獻納合章對揚聯襟以忠相勉以義相箴朝案同食夜牀並衾綢繆五年情與時深及公登庸累分閭鎮愚亦去國出領符印徐宣遠部忠杭遐郡鴈去寄書潮來傳信無由會合祇望音問未卜後期但敦前分余太和之初連徵歸朝公長

夏司愚貳秋曹玉德彌溫松心不凋南宮多暇屢接遊  
遨竹寺雪夜杏園花朝杜曲春晚潘亭月高前對青山  
後携濁醪微之夢得慕巢師皋或徵雅言酣詠陶陶或  
命俗樂絲管嘈嘈藉草蔭松枕麴餠糟曾未周歲索然  
分鑣

界遙切

公又授鉞南撫荆蠻報政入覲復總天官愚

因謝病東歸澗渥方從四皓旅守三川時蒙問訊日奉  
周旋豈無要約良有由緣洛城東隅履道西偏修篁迴  
合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髮甲子同年

兩心相期三徑之間優游攜手而終老焉嗚呼易失者  
時難忱者天既奪我志又殲我賢邱園未歸館舍先捐  
百身莫贖一夢不還鬱鬱佳城茫茫九原淒淒簫鼓慘  
淡風煙祖奠遲遲泣涕漣漣平生親友羅拜柩前賢人  
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哉敦詩尚饗

祭崔常侍文

維太和元年歲次乙卯二月丙午朔七日壬子中大夫  
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崔公  
惟公之世祿家行文華政事播於時論此不復云今但  
敘舊好寫衷誠而已嗚呼居易弟兄與公伯仲前後科  
第同登者四五屬為僚友三十餘年又膳部房與公同  
聲塵之游定膠漆之分兩家不幸十年以來哀疊所鍾  
零落殆盡我老君病惟餘二人天不慙魚觀切遺公又即  
世不登大位不享永年夙志莫伸幽憤何極居易方屬  
疾恙不遂執紼遣姪阿龜往展情禮此如不祭永痛奈

何嗚呼重易平生知我寢門一慟可得而聞乎嗚呼重  
易平生嗜酒莫筵一酌可得而歆乎嗚呼哀哉伏惟尚  
饗

磐石銘

并序

太和九年夏有山客贈余磐石轉寘于履道里第時屬  
炎暑坐卧其上愛而銘之云爾

客從山來遺我磐石圓平膩滑廣袤六尺質凝雲白文  
拆烟碧莓苔有斑麋鹿其跡置之竹下風掃露滴坐待

禪僧眠留醉客清冷可愛支體甚適便是白家夏天床  
席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昔余為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  
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予文集  
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矣今余  
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  
編次既畢納于藏中且欲與二林結他生之緣復曩歲

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依  
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甚太和九年夏太  
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長老  
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為香火之社  
樂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文實於是

院其集也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

元相公先作集

序并目錄一卷在外

題為白氏文集納于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

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成元年五月十三日樂天記

看題文集石記因成四韻以美之

中散大夫守河南尹賜紫金魚袋李紳

寄玉蓮花藏絨珠貝葉局院間容容讀講倦許僧聽部  
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保安定皇甫公墓誌

銘并序

公姓皇甫諱鏞

以中切

字餘

戶戈切

卿始封祖微子也周克

殷封于宋九代至戴公戴公之子曰皇父因字命族為

皇父氏至秦徙茂林改父為甫及漢遷安定朝那其後

為朝那人五代祖珍義資建二州刺史曾祖文房高陵

令祖鄰幾賜汝州刺史考愉累贈尚書左僕射太子太

保妣洛陽賈氏贈姑臧郡太夫人公由進士出身補夏

陽主簿試左武衛兵曹充宣歙觀察推官轉大理評事  
詔徵授監察御史改秘書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始賜  
朱紱銀印充鳳翔節度判官營田副使旋又徵還真拜  
殿內改比部員外郎河南令都官郎中河南少尹歷太  
子左右庶子並分司東都俄又徵拜國子祭酒未幾謝  
疾改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又就拜檢校左散騎常  
侍兼太子賓客轉秘書監分司始加命服正三品又遷  
太子少保分司封安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始立家廟

享三世公先娶博陵崔氏後娶范陽盧氏二夫人皆有

淑德先公而歿有二子曰璵

居影切

曰珣

餘招切

一女適太

原王諲

伊真切

以開成元年七月十日寢疾薨于東都宣

教里第享年七十七皇帝廢朝一日是歲十月三日用

大葬之禮歸全于河陰縣廣武原從太保府君先塋以

盧夫人合祔焉公自將仕郎累階至銀青光祿大夫自

武騎尉累勲至上柱國自布衣而佩服金紫自旅食而

廟饗祖考封爵被乎身褒贈及乎先官品蔭乎後大其



門肥其家儒者之榮無闕焉皆求已稽古之力自致耳  
公為人器宇甚宏衣冠甚偉寡言正色人望而敬之至  
於燕遊觴詠之間則其貌溫然如春其心油然如雲也  
初元和中公始因郎官分司東洛由是得伊嵩趣愜吏  
隱心故前後歷官八九凡二十有五年優游洛中笑哂  
無意得喪窮達與道始終澹然不動其心以至于考終  
命聞者慕之謂為達人當憲宗朝公之仲居相位操利  
權也從而附離者有之公獨超然雖貴介之勢不能及

及仲之失寵得罪也從而緣坐者有之公獨皦

吉了切

然

雖骨肉之親不能累識者心伏號為偉人公好學善屬  
文元工五言七言詩有集十八卷又著性言十四篇居  
易辱與公遊迨二紀矣自左右庶子歷賓客訖于少保  
傳皆同官東朝分務東周在寮友間聞知最熟故得以  
實錄誌而銘曰

賢哉少保令聞令儀金璧其操鸞鳳其姿德如斯壽如  
斯位如斯嗚呼人爵天爵實兼有之廣武之原大河之

渚龜告筮從吉土良時封于茲樹于茲嗚呼少保之墓  
百代可知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曲江縣開國伯贈

禮部尚書范陽張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仲芳字靖之其先范陽人晉司空茂先之後永嘉  
南遷始徙居于韶之曲江縣後嗣因家焉唐朝贈太常  
卿諱弘愈公之曾祖也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殿中監  
諱九皋公之王父也贈尚書右僕射諱抗公之皇考也

贈潁川郡夫人陳氏公之皇妣也都昌令仲端以下四  
人公之兄也監察御史仲孚以下二人公之弟也博陵  
郡夫人崔氏公之夫人也右清道率府曹胄景宣進士  
茂玄明經智周公之子也監察御史裏行楊澥校書郎  
陸賓虞公之壻也公即僕射府君第五子貞元中進士  
舉及第博學選登科補集賢院校書郎丁內憂喪除復  
補正字選授咸陽尉鄜坊節度使辟為判官奏授監察  
御史裏行俄而真拜歷殿中轉侍御史倉部員外郎金

州刺史度支郎中駁宰相事議出為遂州司馬移復州  
司馬俄遷刺史改曹州刺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入為  
諫議大夫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徵還為太子賓客  
再為左散騎常侍京兆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秘書  
監勲至上柱國階至銀青光祿大夫封至曲江縣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開成二年四月某日薨于上都新昌里  
第詔贈禮部尚書以某年八月某日歸葬于河南府某  
縣某鄉某村僕射府君之封域焉公幼好學長善屬文

俯取科第如拾地芥著文集三十卷藏於家纂制詔一百卷行於代尤工五言章句詩家流稱之嘗譔先僕射府君神道碑及丞相文獻始興公廟碑由文得禮秉筆者許之文獻始興公九齡即公之伯祖開元中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及輔弼明皇帝號為賢相餘慶濟美宜在于公公沿其業襲其文而不嗣其位惜哉況公為人溫良沖淡恬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貞諒肅然有正人風在官寬重易簡綽然有長吏體為子弟孝敬為伯父

慈和與朋友信寵辱不驚其心喜愠不形於色入仕四十載歷官二十五享年七十二才如是祿如是壽如是宜哉居易與公少同官老同游結交慕德久而彌篤故景宣等以論譔先德見託為文式序且銘勒于墓石銘曰

在唐張氏世為儒宗文獻既沒鬱生我公我公泚泚符

中

切學與詞雄緣情體物有文獻風慶集于家道積厥躬

駭足逸翮天驥冥鴻始自筮仕迄于達官六刺藩部再

珥貂蟬大諫選重尹京才難賓于望苑寵在蓬山凡所  
踐歷皆有可觀終然允臧已矣歸全嗚呼洛郊北阡邱  
阜西原佳城一閉陵谷推遷所不泯者令名藹然

齒落辭

并序

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六瘠黑衰白老狀具矣而雙齒  
又墮慨然感歎者久之因為齒落辭以自廣其辭曰  
嗟嗟乎雙齒自吾有之而俾爾嚼肉咀蔬銜盃漱水豐  
吾膚革滋吾血髓從幼逮老勤亦至矣幸有輔車非無



斷魚巾切齧逆各切

胡然捨我一旦雙落齒雖無情吾豈無

情老與齒別齒隨涕零我老日來爾去不迴嗟嗟乎雙  
齒孰謂而來哉孰謂而去哉齒不能言請以意宣為口  
中之物忽乎六十餘年昔君之壯也血剛齒堅今君之  
老矣血衰齒寒輔車斷齧日削月朘上參差而下飢餓  
曾何足以少安噫君其聽哉女長辭姥莫補切臣老辭主  
髮衰辭頭葉衰辭樹物無細大功成者去君何嗟嗟獨  
不聞諸道經我身非我有也蓋天地之委形君何嗟嗟

又不聞諸佛說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由是而言君何有焉所宜委百骸而順萬化胡為乎嗟嗟於一牙一齒之間吾應曰吾過矣爾之言然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官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

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  
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  
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見欣然  
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邱墅有泉石花竹  
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  
靡不觀自居守洛川韋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  
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  
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

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  
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  
已往往乘興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

雪俱切

適野

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  
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  
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  
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  
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

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  
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致于  
妻孥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  
切胡孔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

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  
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間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  
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  
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

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于衛  
叔寶幸甚章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  
吟咏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  
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為  
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  
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  
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  
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為醉

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  
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  
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清  
間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偈功商主鄧子成梁華  
等施財院僧法弘惠滿邦元惠雅等歲事太和二年秋  
作開成元年春成堂之費計緡萬藏與經之費計緡三

千六百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錯居諧切以為固環藏數座六十有四藏之內轉以輪

止以柅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

南閩浮提

內大小乘經凡八萬四千卷按唐開元經錄名數與此經藏同於閩浮大數二十之一也藏成經具

之明年蘇之緇白徒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白少傅為之記歟曰然師既來教



行如流僧至如歸供施達觀

初觀切

隨日而集堂有羨食

路無飢僧游者學者得以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  
又曰與苾芻衆升堂焚香合十指禮千佛然後啓藏發  
函鳴捷椎唱伽陀授持讀諷十二部經經聲洋洋充滿  
虛空上下近遠有情識者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  
攝鮮不歸心恍然巽風一變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  
由是而言是堂是經是藏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  
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之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

大寶也。豈其然乎？又明年院之僧徒三詣雒都，請予為記。夫記者不惟記年月述作焉，亦在乎辨興廢、示勸誡也。我釋迦如來有言：一切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於經，經依於藏。藏依於堂，若堂壞則藏廢，藏廢則經墜。經墜則法隱，法隱則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暨摩摩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乎？經有缺必補，藏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

弟子得罪如律開成二年二月一日記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袞合  
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枝派  
六義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興放言緣情綺語  
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  
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  
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寘于廬山東林寺

經藏中一本寘于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夫惟悉索弊  
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  
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為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  
也三寶在上實聞斯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白氏長慶集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白氏長慶集卷七十一

唐 白居易 撰

碑記銘吟偈

凡九首

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廟

碑銘 并序

王建侯建廟廟有毘毘有銘所以論譔先德明著後  
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維開成某年某

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齋沐祗慄拜章上言請立  
先廟以奉常祀于是得請于天子承式于有司是歲某  
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事于新廟外盡  
其物內盡其心三獻百順神格禮成其友居易以李氏  
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書于麗牲之碑謹按  
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譙郡守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  
刺史七代祖續某郡太守六代祖顯達隋潁州刺史五

代祖遷皇朝某某二州別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  
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曾祖府君諱敬玄總章儀鳳間  
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封趙國公諡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  
祭于第一室以妣蒯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  
諱守一屬世難家徙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沉終  
成都府郫蒲靡切縣令祭于第二室以妣滎陽夫人鄭氏  
配焉先考府君諱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為

人篤於家行飾以吏事動有常德居無惰容所蒞之所  
有善政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仕其命矣夫今祭于  
第三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  
尚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  
命六告身渥澤疊洽自葉流根從子貴也郢縣暨晉陵  
府君咸善積于躬道屈于位儲祉流慶而僕射生焉僕  
射名紳字公垂六歲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踴如成人  
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雖幼承順無違家雖



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是祖妣考妣

晉陵府君前娶夫人裴氏無子早卒

洎叔父兄妹之殯咸未歸祔各處一

方公在斬縗中親護九喪匍匐萬里及期襄事禮無闕連至誠感神有靈烏瑞芝之應事動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為表率憲宗嗣統三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會擢第東歸錡聞公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絕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

之以淫刑不動將戮辱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誠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者以為準程朝廷嘉之為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承顏造膝知無不言獻替啓沃如石投水俄拜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衡朝當宴駕時移世變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為滁壽二州刺史大凡公之為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卧理二郡以去害為先故有盜奔獸依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為功

故有卹鄰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為急故有摘奸  
快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知汴難理乃授鉞俾鎮綏  
之初宣武師人驕強狠悍狃亂徼利積習生常公既下  
車盡知情偽刑賞信惠合以為用一年而下懲勸二年  
而下服畏三年而下耻格肅然丕變薰然太和撫之五  
年人俗歸厚至于捍大患禦大災却飛蝗遏洪水致歲  
於豐稔免人於墊溺噫微公之力汴之民其為殫乎其  
為魚乎殊績尤課不可具舉天下征鎮淮海為大非公

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光祿大夫揚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故詔下之日出次于外軍門不擊柝里巷無犬吠從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挈壺漿捧簞醪遮道攀餞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若非襦袴之惠及其幼雞豚之養及其老又惟赤心置人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於此乎西人泣送東人歡迎梁楚千里風變化移膏雨景星所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

未登庸顯顯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於世也  
以忠貞奉于君以義利惠乎人以黻冕貴乎身以宗廟  
顯乎親以孝敬交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為有唐之  
宗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  
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諸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皇  
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父郕令順孫  
祇享盡愍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薦孝思蒸

蒸嗣子其誰僕射公垂公垂翼翼齋嚴諒直為子為臣  
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肥家以忠肥國乃  
授侯伯纛鉞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家聲振耀國典  
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揚祖德子孫承  
之垂裕無極

白蘋洲五亭記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雪

直甲切

溪連汀洲一名白蘋梁

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為名也前

不知幾千萬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  
歷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蕪流作八角亭  
以游息焉旋屬災潦薦至沼堙臺圯後又數十載萎蕪  
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  
樹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泊遊宴息宿之具  
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  
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  
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

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  
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  
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  
人間也又不知蓬瀛崑閬復何如哉時予守官在洛陽  
楊君紙書齋圖請予為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

何郎

切縷梗槩十不得其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  
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也  
實柳守濫觴之顏公推輪之楊君繪素之三賢始終能



畢事矣楊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  
弊興利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  
政成故居多暇日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槩三者旋相  
為用豈偶然哉昔謝柳為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  
龔黃為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槩兼而有者其吾友  
楊君乎君名漢公字用乂恐年祀久遠來者不知故名  
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愼記

開成五年三  
月十五日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西嚮西方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

願於此衆生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  
東南北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唐中大  
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  
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  
宗敬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  
廣丈有三尺阿彌陀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  
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妓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  
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

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  
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皆離苦得樂斷惡  
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臺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  
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  
欲重宣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諸苦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畫彌勒上生幀記

南瞻部洲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年  
老病風因身有苦過念一切惡趣衆生願同我身離苦  
得樂由是命繪事按經文仰兜率天宮想彌勒內衆以  
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養之一禮一贊所生  
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願焉本願云何先是樂  
天歸三寶持十齋受八戒者有年歲矣常日日焚香佛  
前稽首發願願當當來世與一切衆生同彌勒上生隨  
慈氏下降生生剗剗與慈氏俱永離生死流終成無上

道今因老病重此證明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願也慈氏在上實聞此言言訖作禮自為此記時開成五年三月日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

事具前記

迄今七八年寺有

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闕一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帙以開元經錄按而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亡者補

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  
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  
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為經藏堂堂東西間闢  
四窗置六藏藏二門啟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  
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像後設西方極樂世界  
圖一菩薩影二環座懸大幡二十有四榻席巾几泊供  
養之器咸具焉合為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  
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以香火爨之以飲食樂之以

管磬歌舞供養之與間振源濟釗操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贊歎之又別募清淨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諷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滿願哉爾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游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太和三年春樂天



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  
律詩凡八百首合為十卷今納于龍門香山寺經藏堂  
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于意云何  
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  
為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  
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  
他生不復游是寺復覩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  
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身者歟於戲

垂老之年絕筆於此有知我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

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

并序

大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凝法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忠一名南印即第六祖之法曾孫也大師祖達摩宗神會而父事印其教之大旨以如然不動為體以妙然不空為用示

真寂而不說斷滅破計著而不壞假名師既得之揭以  
行化出蜀入洛與俗人有緣用開六壇僅三十載隨根  
說法言下多悟由是裂疑網拔惑箭漸離我人相者日  
日有焉起正信見本覺頓發菩提心者時時有焉其餘  
退惡進善隨分而增上者不可勝紀夫如是可不謂煩  
惱病中師為醫王乎生死海中師為船師乎嗚呼病未  
盡而醫去海方涉而船失粵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  
滅于奉國寺禪院以是日遷葬于龍門山報年六十三

僧夏四十四明年傳教主院上首弟子沙門清閒糺門徒合財施與服勤弟子志行等營度襄事卜兆於寶應寺荷澤祖師塔東若干步窆而塔焉示不忘其本也其諸升堂入室得心要口訣者有宗實在襄復儼在洛道盆在鎮知遠在徐建在晉道光在潤道威在潞雲貞在慈雲表在汴歸忍在越會幽齋經在蔡智全景玄紹明在秦各於一方分作佛事咸鼓鐘鳴吼龍象蹴蹋斯皆吾師之教力也不其盛歟衆以余忝間法門人結菩提

之緣甚熟請於塔石序而銘曰

伊之北西洛之南東法祖法孫歸全於中舊塔會公新  
塔照公亦如世禮祔于本宗

不能忘情吟

并序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  
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  
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馭總  
切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經物中將鬻之圉人牽馬

出門馬驥首回顧一鳴聲音間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

馬嘶慘然立且拜婉孌有辭

辭具下

辭畢泣下予間素言

亦愍然不能對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杯快吟

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長也凡二百五十

五言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

攪情情動不可梳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

曰

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

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主乘此駱五  
年凡千有八百日銜檠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凡  
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  
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  
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迴故素將  
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  
豈主君獨無情哉余俯而歎仰而吟且曰駱駱爾勿嘶  
素素爾勿啼駱反厰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

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弃騅兮而別虞兮乃目  
素兮素兮為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與爾歸醉  
鄉去來

六讚偈

樂天常有願願以今生世俗文筆之因翻為來世讚佛  
乘轉法輪之緣也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  
甚邇故作六偈跪唱於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為來  
世張本也



讚佛偈

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盡知無如佛者堂堂巍巍為  
天人師故我禮足讚歎歸依

讚法偈

遍見當來千萬億佛皆因法成法從經出是大法輪是  
大寶藏故我合掌至心迴向

讚僧偈

緣覺聲聞諸大沙門漏盡果滿衆中之尊假和合力求

無上道故我稽首和南僧寶

讚衆生偈

毛道凡夫火宅衆生胎卵溼化一切有情善根苟種佛  
果終成我不輕汝汝無自輕

懺悔偈

無始劫來所造諸罪若輕若重無小無大我求其相中  
間内外了不可得是名懺悔

發願偈

煩惱願去涅槃願住十地願登四生願度佛出世時願  
我得親最先勸請轉法輪佛滅度時願我得值最後  
供養受菩提記

佛光和尚真讚

會昌二年春香山寺居士白樂天命續以寫和尚真而  
讚之和尚姓陸氏號如滿居佛光寺東芙蓉山蘭若因  
號焉

我命工人與師寫真師年幾何九十一春會昌壬戌我

師尚存福智壽臘天下一人靈芝無根寒竹有筠溫然  
言語嶷然風神師身是假師心是真但學師心勿觀師  
身

醉吟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姓白名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也秦將武安君  
起之後高祖諱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檢校都官郎  
中王父諱鏗侍御史河南府鞏縣令先大父諱季庾朝  
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先

大父夫人陳氏贈潁川郡太夫人妻楊氏弘農郡君兄  
幼文皇淳梁縣主簿弟行簡皇尚書膳部郎中一女適  
監察御史談弘謩三姪長曰味道廬州巢縣丞次曰景  
回淄州司兵參軍次曰晦之舉進士樂天無子以姪孫  
阿新為之後樂天幼好學長工文累進士拔萃制策三  
科始自校書郎終以少傅致仕前後歷官二十任食祿  
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  
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

百二十首傳於家又著事類集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目為白氏六帖行於世凡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逼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備書大厯六年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以會昌六年月日終於東都履道里私第春秋七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于華州下邽縣臨津里北原祔侍御僕射二先塋也啟手足之夕語其妻與姪曰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

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謚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行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白氏長慶集卷七十一